

Breaking Night

风雨哈佛路

一个最贫穷也最勇敢的哈佛女孩

「美」莉丝·默里◎著 曹植◎译



中信出版社·CHINA CITIC PRESS

风雨哈佛路

一个最贫穷也最勇敢的哈佛女孩——黄·莉丝·默里·普雷福的浮

Breaking Night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雨哈佛路 / (美) 默里著; 曹植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1.1

书名原文: Breaking Night

ISBN 978-7-5086-2594-2

I. 风… II. ①默… ②曹… III. 默里—自传 IV. K837.1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6962 号

Breaking Night by Liz Murray

Copyright © 2010 Liz Murra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YPERION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©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风雨哈佛路

FENGYU HAFO LU

著者: [美] 莉丝·默里

译者: 曹植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20.25 字数: 248 千字

版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0-5770

书号: ISBN 978-7-5086-2594-2 / K · 176

定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283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前言

我只有一张母亲的小相片，这张相片是黑白的，上面有很多折痕。相片里，她微微地弯着腰坐着，胳膊放在膝盖上支撑着她的后背。我对她这个时期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，唯一的线索就是写在相片后面的字：1972年拍摄于第六大街麦克家门前。根据她的生日我知道她当时17岁，我也知道第六大街位于格林威治村，但我并不知道麦克是谁。

在这张相片里：她看起来很严肃，抿着嘴，像是在思考着什么；她的头发浓黑、弯曲，像烟一样；她的眼睛，我尤其喜欢，就像两个黑黑的大理石球一样闪亮着。这一刻永远地留在了岁月的痕迹里。

我仔细地观察着相片里母亲的每一个特征，照着镜子比对着每一个细节：眼睛、脸型甚至嘴唇。我们在很多地方有相似之处，但我知道，我没有母亲那么漂亮。

在我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那几年里，我经常将自己锁在朋友家的卫生间

里，整夜照着镜子，将自己和母亲进行对比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母亲那优美的动作就会不断浮现在我眼前。

我整夜都站在镜子前，直到黎明的到来。住在杰米家时，我会在她母亲的闹钟将她吵醒前或在她上卫生间前，溜回客厅的沙发上；在鲍比家时，每当听到清晨垃圾车发出噪音，我就溜回折叠床上。

我经常静悄悄地穿梭在他们的家中，从没好好地休息过一次，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每天的归宿在何处。

每当我躺下时，在黑漆漆的夜里，我都会用手指在自己的脸上比划着，和母亲进行对比。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：她在16岁时也无家可归，她也经常逃课，她也经常在闲逛时作出自己的一些决定，布朗克斯区对我俩来说都意味着不安和危险。和我一样，母亲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恐惧中，而我每天都要为自己睡觉的地方发愁——是睡朋友家？还是睡火车上或楼梯间里？

每当我手指从额头滑到嘴唇时，我似乎感觉到母亲正用她温暖的身体拥抱着我。每当此时，我都会泪流满面，接着我又会用手抹干泪水，用朋友那借来的毯子紧紧地裹住身体。

我尽力不去想她；住在朋友家时，我尽力不去想她；在街上流浪时，我也尽力不去想她。为了让自己睡会儿觉，我一遍又一遍地强迫自己不去想她。我实在太困了，需要睡觉，哪怕是短短的几个小时。

目录

contents

前言 / XI

我只有一张母亲的小相片，这张相片是黑白的，上面有很多折痕。在相片里，她微微地弯着腰坐着，胳膊放在膝盖上撑着她的后背。

1. 学院大道 / 001

在一次例行探监中，母亲背着一岁多的姐姐莉莎，撩起她的衬衣向父亲展示她那圆滚凸起的肚皮。父亲透过玻璃第一次发现了我的存在。

2. 困惑之中 / 035

每当放学铃声响起，我都会第一个冲出教室，走在同学中间让我感到非常紧张。我穿着破烂的衣服，和他们格格不入，从他们看我的眼神我就知道。

3. 海啸天气 / 061

电视上那些艾滋病人的画面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脑海里。我记得有人说过，凡是得了艾滋病的人最终都会死掉。母亲会很快死去吗？

4. 家庭解散 / 089

每次父母亲出去，我都不想和他们在一起，也从来不向他们解释原因。我经常偷偷出去，在福特汉姆大道漫无目的地走着，有时一个人在外面待到天亮。

5. 无路可退 / 113

我现在可以想像得到父亲睡在收容院的一张小床上，身边的那些老人们一个个拖着残躯，胡须稀稀拉拉，他也在其中吗？为什么父亲出了事却不告诉我？

6. 男孩子们 / 139

如果有人曾告诉过我们爱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也许事情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。

7. 流浪生活 / 153

无论我们多累，或者别人对我们的处境有多大偏见，每天我只是想熬过夜晚，直到太阳升起，这时一切可以重新开始，重新再来。

8. 汽车旅馆 / 171

我们住进一家汽车旅馆，我们在那儿冲了这辈子最好的淋浴。我打开热水，调热，让它熨帖我的皮肤，皮肤泛起明亮的粉红色。

9. 怀念珍珠 / 203

妈妈，我们的关系让我想起了珍珠是怎么长成的。人们只是看到珍珠是美丽的珍宝，但是从来没人意识到它们其实生于痛苦——它们成长的环境很艰苦，但被牡蛎紧紧地包裹着，是牡蛎让珍珠保全了自己。

10. 选择希望 / 209

生活总是这样：一会儿所有东西都有意义，下一刻一切又都变了。人会生病，家人会离开，你的朋友会关闭曾对你敞开的那扇门。我坐在那里，经历过的那些快速的变化折磨着我，心里却没有悲伤。不知从哪里，也不知为什么，一种异样的感情偷偷地占据了悲伤的位置，那就是希望。

11. 打工生涯 / 245

我成功背后的原因很简单：我不仅常挨饿，而且又没有暑假，我需要在冬天来临前储存粮食，省吃俭用，不管怎样，以备长久之需。我的确需要这样。我的目的就是要节约每一块钱，等到入校学习不得外出工作时，我也能够度过那漫长的日子。

12. 抓住机遇 / 261

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人时刻准备着告诉你事情应该是怎样的，什么事情是现实可行的，但同时我也体会到其实没有人知道事情的结果会是怎样，除非他亲自去尝试了。

后记 / 305

不管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还是商务人员，不管是医生还是老师，不管你的背景如何，只有当我们赋予生命意义的时候，生命才真正有了意义。

致谢 / 309

在一次例行探监中，母亲背着一岁多的姐姐莉莎，撩起她的衬衣向父亲展示她那圆滚凸起的肚皮。父亲透过玻璃第一次发现了我的存在。



1. 学院大道

在一次例行探监中，母亲背着一岁多的姐姐莉莎，撩起她的衬衣，悲喜交加地向父亲展示着她那圆滚凸起的肚皮。父亲透过玻璃第一次发现了我的存在。

关于这个时期的生活，母亲总是解释说：“小南瓜，原本不应该是这样的，我和你父亲从没打算过这样的生活。”

尽管母亲自13岁时就开始染上毒瘾，离开家人独自过活，但她一直都坚持说：“我和你父亲将来会有所转变的，总有一天我们会像其他人一样过上正常的生活。你父亲会有一份正式的工作，我也会成为一名法庭速记员，我们一直都有梦想。”

母亲吸食可卡因，每当她将液态的白色粉末注入自己的静脉时，这种白色粉末就像闪电般在她体内游动，给她快感，短暂的快感，日复一日。

“舒服”……每次注射完，她都会发出这样的尖叫。

母亲年少时期就染上了毒瘾，或许是因为她成长的环境中充满了愤怒、暴力和伤害。所以她才会找这种方式去逃避。

母亲曾提起过她的母亲，是这样说的：“莉丝，你的姥姥就是个傻子、疯

子，每次你姥爷醉醺醺地回到家，用绳子、棍子或任何他能找到的东西在我们面前抽打垃圾，把屋子弄得一团糟时，你姥姥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，嘴里哼着歌，跳着轻快的舞步打扫着房间，5分钟后家里就打成了一团。”

母亲是家里最大的孩子，为了逃避家庭暴力，13岁时便离开家人开始四处流浪，每当提起此事她都感慨万千：“那个家我一刻都待不下去，我想洛里和约翰尼也和我一样待不下去。就吉米还好些，他们对他还算仁慈。我打赌你们肯定会赞同我的想法，我必须离开这个家，就算睡天桥下也会比在这个家更好，更安全。”

当我懂事时，我就一直很想知道母亲当时在天桥底下是如何度过的。

关于那时的生活，母亲是这样跟我描述的：“嗯，小南瓜，具体的我也记不清楚了，我只记得我和朋友们整天闲逛，讨论人生，讨论各自家庭的不幸，讨论我们怎样改变生活，怎么让日子过得好起来。我们不停地讨论着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最后我们就飘飘然了。”

母亲是从少量吸食大麻和嗅胶开始染上毒瘾的。母亲在青春时期，寄宿在朋友那里，通过卖淫或者做点零活来养活自己，满足自己的毒瘾。

母亲对我说：“莉丝，当时的村子特落后，不过我那时有好几双厚厚的长皮靴。我当时才不在乎自己是不是瘦得不像样子，我穿着超短裤、戴着披肩，模仿那时‘酷极了’的偶像。小南瓜，你真应该看看那时我有多酷！”

我父母相遇在20世纪70年代，那时非常流行可卡因、低腰紧身长裤，还有络腮胡和迪斯科。母亲对父亲的第一印象就是：黑、帅、聪明。

“你知道吗？莉丝，当别人不知所措时，你父亲总有很多鬼点子，如果你那时见到他，你肯定也会说他真了不起。”

父亲出生于一个郊区的爱尔兰天主教中产家庭。他父亲是名船长，嗜酒如命，充满暴力。他母亲则是一位勤劳坚忍的家庭主妇。

父亲曾经对我说过：“莉丝，关于你的爷爷和奶奶，你只需知道这点就好了，你的爷爷是个野蛮的酒鬼，你的奶奶不能容忍这点，尽管在那个时代离

婚是件难以启齿的事情，但她最终还是和你爷爷离婚了。”不幸的是，爷爷奶奶离婚后，爷爷离开了父亲，再也没有回过家。

“莉丝，你爷爷的离开或许是件好事，有他在时，情况可能会更糟。”

父亲的熟人曾这样描述父亲的童年生活：“孤独、无聊、心碎，一直生活在被父亲遗弃的阴影中。”

爷爷离开家后，奶奶做起了长时间的全职工作，养家糊口。奶奶不善言谈，沉默寡言，父亲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孤独地打发时间，要么待在家中，要么去朋友家玩儿，和奶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。

尽管奶奶平常工作很忙，没时间陪父亲，家里缺乏温暖，但她还是尽最大努力关心父亲的成长。为了不让父亲生活在缺乏父爱的阴影中，奶奶尽力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。为了让父亲上最好的天主教学校，奶奶同时做了两份记账的临时工作。在夏米那德，父亲上的是一所名校，那学校以培养社会精英而闻名。父亲的大部分同学都很富有，他们在16岁时大都会得到一份贵重的礼物——一辆汽车。而父亲每天上学只能坐大巴，奶奶每个月还要为父亲的学费发愁。

讽刺的是，这所上层私立学校并没有让父亲走向成功，反而让他成了瘾君子。

十五六岁时，父亲开始阅读一些美国经典文学作品；在同学的海边度假屋度假，根本不接奶奶的电话；他还在学校足球场的看台下藏了些兴奋剂来消遣。

父亲很聪明，学习能力也很强，但是在药物的作用下，他注意力不能集中，总是马虎地对待作业，还经常在上课时打瞌睡。后来，父亲勉强高中毕业，走了狗屎运，居然进了一所位于纽约市中心的大学。

对他来说，真正的生活才刚开始，大学成了他放荡不羁生活的跳板。除了长大几岁，没有生活在鲍德温郊区，而是生活在世界中心这些不同之处外，他高中时的那些劣习不久便卷土重来，一切照旧。没多久，父亲将他的天资

用在贩卖毒品上，慢慢地，他变成了贩卖毒品的小头目。在这些人中，父亲的学历最高，受的教育最好，大家为他取了个“教授”的绰号，他们还时不时找他寻求指导，制定贩毒蓝图。

父亲大学时主修的是心理学，但在大二时便辍学了。那时他已有些社会经验，赚的钱比最低工资高那么一点儿。那时他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选择：平淡无奇的生活和激情奢侈的生活。在毒品高额的利润和奢侈生活的诱惑下，他选择了后者。他索性搬进了纽约东村区，全心全意地从事毒品交易工作，每天生活在一群古怪的、有犯罪记录的人群中。碰巧的是母亲当时正和这群人混在一起。

几年后，他们在双方共同朋友的家中相遇了。那时，兴奋剂、可卡因就像饮料一样到处销售。每晚，在炽热的熔岩灯下，人们激情地跳着迪斯科，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香烟的味道。父亲向母亲兜售兴奋剂和可卡因之前，已经和母亲见过几次面了。父亲给母亲的印象就像电影明星一样酷。

母亲对我说：“你父亲叫来所有的手下，在那里高声训斥着，你要是亲眼看见当时的情景，你就知道你父亲有多酷了。”

父亲和母亲正式交往时，母亲22岁，父亲34岁。母亲那时穿着佩花嬉皮短上衣，超短裤。父亲是这样形容母亲的：野性，长发，犀利的眼神，周身散发着迷人的味道。父亲说，他对母亲一见钟情，他喜欢她的单纯，坚毅和激情。父亲说：“她令人捉摸不透，又是那么天真无瑕。”

很快，他们就相爱了。在很多方面，他们像其他情侣一样，充满激情，如胶似漆。但不同的是，他们很少成双成对去看电影或吃饭，毒品才是他们共同的兴趣爱好，这玩意儿让他们越走越近。慢慢地，父亲和母亲疏远了他们原来的狐朋狗友，他们手牵着手，紧紧相互偎着在曼哈顿大街上闲逛。他们还经常带着小袋的可卡因和啤酒来到中央公园，在那里，他们舒展着躺在山顶上，在柔美的月光下紧紧相拥，不分你我。在他们相遇之前，父母各自对生活都保有不同的理想；但他们相遇后，就彻底走向了一条不归路。

1977年初他们开始同居，1978年2月生下了姐姐莉莎，那时我母亲23岁。

莉莎还是婴儿时，父母便开始干起了一桩利润更大的贩卖止痛药的勾当。为了使止痛药处方合法化，他们装成医生办公室的医护人员。父亲曾经说过，这种止痛药足以杀死一匹马，一般是为收容所里的癌症患者准备的，一小粒就值15美元。靠这种假处方骗来的止痛药，父母每个月仅从老主顾那里就能赚数千美元。

为了逃避警察，父亲处心积虑。利用电话簿和地图，父亲仔细地寻找纽约市所有地区的药店，每个星期他都会光顾这些药店。在这勾当里，最危险的是走进药店根据假处方获取药物。但如果药剂师要通过打电话向医生证实处方是否真实，这桩生意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了。

父亲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拦截药剂师的核实电话。那时电信公司不会核查医生的证书，所以父亲频繁地更换姓名和电话号码，甚至有时他还从他原来的教授（纽曼博士、科恩博士和格拉瑟博士）那里获取灵感，想出更好的办法。药剂师每次都会打电话亲自核实处方的真实性，但每次核实都会有医生和秘书亲自接电话证实。当然医生和秘书就是我的父母亲，他们合伙作案，工作起来很卖力，整天都在干活，几乎租遍了纽约市的廉价旅馆。那时，他们太忙，不得不叫朋友来照顾才几个月大的莉莎。

在他的团伙的帮助下，父亲伪造处方，再用这些处方换取巨额利润。父亲说，他的计划很周密，如果不是母亲出错，他的计划绝不会失败。

尽管父亲承认至少一半错误是他自己造成的，但他还是坚持说：“要是你妈妈小心些就好了。”

没有办法证明，到底是母亲的毒瘾让她忽略了明显的错误，还是她不耐烦的典型性格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。父亲曾经认真地提醒过母亲药剂师好像已经有所察觉了，叫她一定要提防：“你看，如果你提前一整天将处方交给药剂师，当你到达药店时，药剂师却通知你再等20分钟，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可

能，那就是药剂师已经报警，警察正在路上了，如果是这样，你必须跑得越快越好。”

母亲的性格很坚毅，对她想要的东西总是坚持不懈。在她被捕后，她肯定会这样解释：“莉丝，当时药剂师很有可能就给我药了，我想赌一把。”

众目睽睽之下，她戴着手铐钻进了一辆警车，旁边的警察一脸的得意。那时，大家都不知道母亲已经怀上了我。

在后来一年多的时间里，联邦调查局的人搜集了各种证据，有文件资料，还有我父母进入各大药店的录像。如果这些证据还不够，下面的这些证据就更有说服力了：联邦调查局的人抓住父亲时，在他的住所里发现了大量的可卡因和止痛药，还有许多的奢侈品——衣柜的貂皮大衣，数双高档皮鞋，数件皮衣，数件黄金首饰，数千美元的现金及一条缅甸巨蟒皮……

父亲被认定为多起欺诈案件的主犯。为了引人注目，控告方推出了满满三大购物车的假处方，这些假处方都是经我父亲之手开出的。

审判官问道：“芬纳蒂先生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”

父亲回答说：“尊敬的法官大人，我无话可说，你看着办吧。”

因为这事，父母几乎失去了对莉莎的监护权。但是在母亲被逮捕后到最终审判之前，她被严格要求参加父母改造计划。法院开庭的那天，母亲又挺着个大肚子，这使她获得了宽大处理，最终被释放了。

父亲就没这么幸运了，他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。他从看守所被转移到新泽西帕特森的帕塞克监狱。他服刑的第一天，正是罗纳德·里根当选总统的日子。

在母亲宣判的那天，她带着两盒香烟，她以为在法庭上会花很长时间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法官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，就决定判母亲缓刑了。当时的保证金是1 000美元，这些钱是父母剩下的最后一笔钱。这1 000美元以支票的形式返还给了母亲。

母亲拿到支票后，立即燃起了开始新生活的希望。她用这1 000美元购买

了一些涂料、厚厚的窗帘和地毯，翻修我们在学院大道的布朗克斯公寓。这个区域那时正慢慢地成为纽约市犯罪率最高的地方。

我出生在秋天的第一天，那时暑热还没消退。邻居家的孩子们不停地打开消防栓放水来防暑降温，母亲则开着嗡嗡响的风扇。

1980年9月23日的下午，还在看守所等候法院判决的父亲接到了姥姥打过来的电话，得知我已出生，虽然身上感染了少量毒瘾，但庆幸的是没有先天缺陷。即使在怀孕的时候，母亲也不是很注意自己的身体，但我和莉莎都很幸运。我出生时体重9磅3盎司，身体健康，当时还撒了护士一身的尿。

“皮特，她长得很像你，和你的脸一模一样。”

那晚，父亲在监狱里为我取了个名字——伊丽莎白。父母没有正式登记结婚，我出生时他又不在场，没法核实他的父亲身份，所以我跟母亲姓“默里”。

回到家里，我被安置在为我新装饰的婴儿房里。每次母亲回家看我和莉莎时，她从来不敢正视和接受自己那身社会工作者的装扮。

我和莉莎穿着崭新的衣服，冰箱里装满了食物，我们的公寓干干净净。母亲笑容满面，因为她得到了工作奖励，还获得了照顾我和莉莎的稳定的福利。作为一个家庭，我们的一切都重新开始了。

在后来的几年里，母亲都是偷偷地探望父亲，冷静地扮演着她单身母亲的角色，以便获取资助。偶尔，通过我们家附近的教堂侧门，一位修女会向母亲派发一些免费的美国奶酪、无盐花生黄油和一些长条面包。母亲手里拿着这些东西，莉莎用小推车推着我，我们都静静地站着，等修女在我们身上画完十字后才能离开。

这些东西，加上葡萄干和燕麦片，就是我们当时的早餐和零食。在Met Food超市，一包8根的热狗才卖99美分。我们的晚餐就是这些廉价的食物，还有一些通心粉和奶酪。

在衣服方面，尽管我们没有见过奶奶，但她却一直在帮助我们。假期时，她会从一个叫长岛的地方邮寄一些包裹给我们。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，长岛

是个美丽的地方，那里街边都是整齐而漂亮的房屋。这些邮寄东西的包裹盒子尽管很旧，但它里面却装着珍宝。在一层一层的报纸下面，我们发现了很多让我们兴奋的东西：漂亮的衣服、小小的厨房用品以及一些好吃的饼干等。在盒子的开口处，还工整地写着一些非常礼貌的话——母亲从来就没耐心地看过。盒子里有时还会放一张5美元的钞票。

母亲每次都把字条丢掉，把钱用橡皮筋捆好，放在化妆台上的一个红盒子里。每当钱够厚时，她都会带我们去麦当劳解解馋。她自己则买些云斯顿香烟、黑瓶装的啤酒及一些奶酪。

我3岁时，父亲出狱了。在父母房里的大号席梦思上，父亲在我旁边展示着他的出狱证明。我当时两眼发直，很奇怪我们公寓里怎么会有男人的声音，母亲怎么会温顺地在这个男人身边走来走去。父亲的动作很迅速也很性急，这让我很难注意到他的脸庞。

他头戴报童帽，清晰大声且严厉地对我说：“我是你的父——亲。”好像我听不懂他的话似的。

我惊慌失措，躲在了母亲身后，小声地哭着。那晚，我独自一人睡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而不是像往常一样睡在母亲的身旁。那是自我出生以来，父母的第一次团聚。那晚，一些细微的声音时高时低地穿过隔墙，从他们房间里传了出来。

在随后的几个月里，母亲变得越来越懒散，很少做家务活。脏盘子散落在厨房的水池里，很多天都没人清洗，我也变得越来越脏，没人打理。我们一起去公园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。我当时很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不再重视我，置我于不顾。我决定寻找办法，重新回到他们中间。

我渐渐发现父亲和母亲有一些奇怪的共同爱好，而且这一切都瞒着我。每天，按照惯例，在厨房的桌子上，他们都会摆放一些勺子和其他东西：一小杯水、鞋带、皮带……然后他们就会悄悄说一会儿话，他们不许我去厨房打扰他们，但是从远处观望是可以的。为了探个究竟，我经常扒着门缝往里看，